澳華新文苑

第1112期

懷念李普先生

李光清

2021年6月18日，在悉尼坎特布雷俱樂部，慶祝悉尼詩詞協會十五周年大會正在隆重舉行。主持人趙立江先生宣布：“現在請悉尼著名節目主持人，華語電台主播、作家、詩人李普先生朗誦他的頌詩。”隨後大堂閉燈，鴉雀無聲，數百人屏息，靜聽李普先生他那特有的磁性的高亢的嗓音，這聲音回響在眾人耳邊，仿佛把大家的思緒都拉到了另一個世界。聲音結束後燈亮，會堂響起陣陣掌聲。就是這位李普先生，他在會上做出了自己生命中最後的貢獻，完成了他最後一曲絕唱！朋友，你可能有所不知，此時的他已經絕症在身，病痛使他疲累極至，而他卻又頑強倔強，一展昔日樂善與眾之心！往後之事難以預測，他卻只爭當下。一年多以後，我們喜愛的李普先生不聲不響地駕鶴仙逝了。

李普先生祖籍湖北紅安縣人，1952年北京出生。曾在安徽蕪湖下過農村，當過知青，入過隊伍，扛過大槍，上過學堂（就讀的是湖北鋼鐵學院），拿過榔頭扳手，做過工廠技術員，甚至還在飲食行業做過，跑過餐廳食堂。後來又轉行到機關單位，成了一名秘書，開始寫通信詩文，這樣就開始踏入新媒體傳播行業。人們老是戲笑他：“李普活像一個工匠手上的小小螺絲釘。”李普聽到，卻笑哈哈道：“我只是一個工農商學兵。”他是一個高個兒，健壯笑盈，逗人喜愛而又知性且平易近人，最可貴的是他還有一顆與人為善的心。無論領導吩咐李普怎樣的工作，他都是兢兢業業，沒有丁點兒“紅二代”的傲氣，總是順從不二，總是努力做好自己的本份工作，所以無論工作生活上，瞭解他的人都知道他是個熱血青年。隨後他步入壯年於1988年三十六歲攜妻喬長萍遷移來悉尼，開始了一段不一樣的新生活。起初時為了日飽夜宿，苦累活兒都幹過，稍後食宿穩定了，惜時如金的李普，為了弘揚中華文化，一個機緣巧合下走上了講課台上，執起了中學教鞭。同年開始在華人電台任主持人，兼總監，又任“酒井園詩社”及“澳大利亞多元文化協會”理事。李普先生總是忙不停，尤其在2005年悉尼詩詞協會創會初期，李普常把師生習作拿來電台上深夜朗誦，他那富有磁性的字正腔圓的北京口音，深情並茂的高亢歌聲，換來了社會上極好的贊揚！由於李普這些活動，“金話筒之聲”漸漸深入華人社會。眾人特別喜歡聽李普主播節目《山海經》，這檔節目對華語電台及廣大聽友的快樂有莫大的貢獻！

所以2022年7月8日，對悉尼華人社會來說，是個不幸痛苦的日子。我的這位宗親李普，在13點50分，被癌魔鬼奪去了寶貴的生命。噩耗傳來，文友紛紛發表悼文，送別這位始終堅守漢字江山的大好人李普。我的心中五味雜陳，我從此失去了宗親、失去了這位良師益友！昨天電台上還在播放李普先生最新一期的《山海經》，而今後人們就再也無法聽到新節目了，這是莫大的損失！回頭想，誰說李普走了？新州作協會長張勁帆先生呼喚道：“李普，我的鄉黨兄弟，你這回真有些離譜（同李普音）了，我要埋怨你，年紀還不滿七十，就撇下眾多文友和聽眾去休長假，不知躲到哪個角落去打呼嚕，都不跟我們好好打一聲招呼。你大概真的累了，寫文章，做主持，搞朗誦，高亢的嗓音常回響在我的耳鼓……”悉尼文友細數李普始終都在辛勤工作，他那赤誠的敬業精神，激勵著我們，從熱血年華到斑髮乘鶴，李普貢獻了一生！李普沒有走，沒有離開我們，我們還能清晰看到，他還昂著頭手拿金話筒，悠步朗誦，還在播講他的佳作《山海經》節目，還在與眾心連心歡樂哩！

■悉尼文化界人士為悼念李普先生編輯出版文集《一曲愛的交響》

我知李普名，是在《東方日報》上，之前未有謀面，十分想拜見。也巧，一次會上他說他是紅安縣人，我一聽便樂了，緣分如此巧合。便順手遞信條表明我於1951年在紅安縣工作過，貓腰來到李普背後塞在他手上。李普望我那刻眼神透著喜悅，散會後李普大步衝向我，抓我手搖晃了幾下道好，有幸他鄉見故人。哪知這信條透出的鄉愁，恰似吸鐵石一般牢牢吸住了我倆的心。瞬間似久別重逢兄弟，爾後微信交往頻頻，他多寄我詩詞，我寫給他一些1951至1952年我在紅安縣的所見所聞。李普說他在武漢的叔父與我同名，懇請以後叫我老叔，我不受，讓他叫老李就是了，可他始呼老叔未有改口。您瞧瞧，李普對中華文化感情有多麼的深厚啊！他還說過，曾隨團訪問神農架時，回過紅安縣老家，拜過自家禾場上那棵老槐樹，如今還傲然聳立，生機勃勃！自語道：“老家的鯽魚煮豆腐湯，味道好極了！”這吐露出了李普那顆思念祖籍老家之心。所以，偉人俗子何相異，知恩圖報總相依！李普先生是個凡人，卻有他不平凡偉大的一生！

“1111”好彩頭！祝賀《澳洲新報.新文苑》周刊發行至1111期

行邁

上周，在2023年6月22日端午節之際，由何與懷主編的《澳洲新報.新文苑》文化周刊發行至1111期，這是一個吉祥數字，更是一個好兆頭！看到新文苑第1111期時，我在微信文化群體中表示了祝賀，並寫出了四個喝彩的句子，那就是：

1個老驥伏櫪的點火人；
1片眾人添薪的夜篝火；
1群孜孜不倦的文化人；
1塊不斷崛起的新大陸。

當即便有群友點贊表示這個彩喝得好，也有群友在私聊中建議我把這幾句話的內涵撰文鋪展一下，以饗讀者，那麼我就來個“鴨子上架”，再多呱呱吆喝幾聲。

先說“1個點火人”何與懷。他在澳華文化領域裡作為一個領頭人的聲望毋庸置疑，也不必贅述，因為有下列文化界家喻戶曉的事實早已存在和相繼發生。多年來他一直是澳華文化團體聯合會的召集人和活動主持人；多年來他一直為澳華時政和文學藝術，為澳華作家和藝術家撰寫了無數評論和推介文章；多年來他一直堅持主編《新文苑》周刊長達二十一年，至今已達1111期；2021年5月，由澳洲文化界學術界專家學者和團體代表組成的頒獎委員會在悉尼為何與懷頒發了“澳華文化界終身成就獎”；2022年新州及其他各州的澳華文化藝術界人士聯名向澳洲政府申請為何與懷頒發年度多元文化獎，同年11月2日，新州工黨領袖，現新州州長科明思（Chris Minns）在州議會大廈的集會上親自為何與懷頒發了“多元文化傑出貢獻獎”……

以上只是何與懷貢獻於澳洲多元文化和世界華文文學的一些主要“經絡”，至於其他豐富和生動的“骨肉”以及他獲得的國際獎項等，也都早有記載，讀者可關注《振翰南溟金石聲：何與懷博士研究選集（一）》（2011）、《何與懷詩評集》（2019）、《理翩蘭夜薪火把：何與懷博士研究選集（二）》（2021）、《澳華文學評論集》（2022）……還有他在《萬維網》《獨立中文筆會》《CND》《澳洲觀察》《縱覽中國》……等網絡平台和《澳洲新報.新文苑》周刊裡發表過的許多專業著述。

說何與懷博士“老驥伏櫪”是因為他已年達八十二歲高齡，而且不聽家人和朋友的勸告，仍然是案牘勞形，筆耕不止。說他是“點火人”，那是因為他在澳華社區力主維護普世價值，批判獨裁專制和侵略戰爭，並帶動志同道合者一起構築澳華社區的主流價值觀和思想文明事業。

再說“一片眾人添薪的夜篝火”。這在上節已有提示，更有以下事實為證。近年來，澳華文化界有越來越多的作家和藝術家投入了維護普世價值，批判專制統治及侵略戰爭，構築社區主流價值觀和思想文明事業的行列。在澳華文學藝術領域積極活動的人士主要是第一代移民，他們一方面把祖籍國傳統文化藝術的精華帶到澳洲，豐富並發展了澳洲的多元文化；另一方面他們中某些人以及他們所在的第一代移民社區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一些傳統文化和意識形態中的糟粕，在一定程度上污染了本地的思想文明和社會文明。最突出的例子莫過於還有人在為專制獨裁者唱頌歌；還有人在力挺“北極熊”侵略他國領土的行動；還有人在極力附和海外威權勢力挑戰國際文明秩序的叫囂，等等。這些狀況在現代文明的陽光下構成了一種思想領域的暗流，而以何與懷的文章及《新文苑》周刊為代表的一大批澳華文著正如一片篝火般以“紅星亂紫煙”之勢驅趕著這種文明建設中的暗流。

■2022年11月1日，悉尼、布里斯班、墨爾本三地作家詩人在悉尼討論成立澳大利亞華文作家協會成立事項，本文作者是合照中右邊第二位。

至於“一群孜孜不倦的文化人”和“一塊不斷崛起的新大陸”，前者是我們眼前興起的壯觀，後者是何與懷對澳華文學藝術發展的形像描述。上世紀的1989年，在“六四天安門流血事件”的影響下，霍克總理的政府為旅澳中國留學生頒發了四年臨時居留簽證，到1993年，澳洲政府為這些中國留學生頒發了澳洲永久居民簽證。自此，以“四十千”為代號的持綠卡中國留學生自覺或不自覺地變成了澳洲華人文化藝術交流的主力，並在三十多年來陸續湧現出一大批孜孜不倦地投身於華文寫作和藝術創作的文化精英。正如何與懷在2007年12月1日“澳華文學：現狀及未來走勢”學術研討會上提出的，“澳華文學是一塊不斷崛起的新大陸”，這為澳華文學在世界華文文學中的地位做出了客觀的定位。

2022年11月，由何與懷起草的《澳大利亞華文作家協會成立宣言》在《新文苑》和其他國際傳媒公開發表。這個成立宣言在發表前經過了澳洲各州華文作協籌備會人員的修改和表決，如實地代表了當今澳洲維護社會主流價值，宣揚當代世界文明的華族聲音。值此《新文苑》周刊發布1111期之際，回顧澳華文化界作為一塊新大陸的崛起是本文的一種驕傲。

我們曾經風雨同航

——獻給澳大利亞中國知青聯誼會周年紀念

李普（遺作）

在那已經遠離的年代
我們曾經風雨同航
單薄的肩頭扛起背包
行囊勒紅了稚嫩的手掌
未及弱冠的我們踏上征程
奔赴農村奔赴邊疆
於是我們便有了一個共同的名字
那就是“知青”——千古絕響

我們終生難忘
上路前父母的叮囑
親人惜別的淚汪
我們永遠記得
臨別時車輪輾起的塵煙
十里長街的人潮如送江東子弟上前方

像澎湃的江河排山倒海
我們湧向北國南疆
駐足於雲貴高原和古老的黃土坡
融進中原大地的阡陌茫茫

我們天真虔誠地認定
這是天降大任於斯人
我們肩負民族的希望
充滿激情理想
改天換地
讓中華伸展騰飛的翅膀
敞開赤裸的襟懷
去擁抱大地母親的胸膛
傾一腔熱血
澆灌九州沃土八方僻壤

我們戰天鬥地
只願祖國山不再窮惡水變樣
我們披荊斬棘
期盼五谷豐登六畜興旺
我們櫛風沐雨
一顆紅心兩手老繭作社會棟梁
為華夏繁榮富强
我們願把生命奉上

時間讓我們明白了真相
——不必說受騙上當
知青不過是聽任驅使的棋子
當年上演的乃是文明古國窘迫的一章

沒有時間嘆息
我們要追趕時代的末班車輛
顧不得惆悵
蹉跎歲月使我們百煉成鋼
我們整軍出發
重返課堂或披上戎裝
步入廠礦或為決戰商場運籌帷帳
挺起山一樣的脊梁
我們的心胸依然海洋般寬廣

而今我們重逢在南極星下
像一支鐵軍匯合在新的戰場
盡管已有華髮
額頭雕刻下歲月的風霜
南太平洋上的暖風
把青春送回我們的心房
壯志依舊航帆高揚
心靈的交響鼓舞我們奮鬥在異鄉

我們的手已經挽緊
笑迎大洋洲的潮落潮漲
面對新世紀的風雨
奏響中華之歌悠揚嘹亮
為新土繡麗故園芬芳
獻出餘下的熱和光

■李普一家攝於家裡花園。

■李普和文友們到喬尚明女兒家作客（2004年12月26日）

■2017年3月，李普（後左二）和酒井園詩社同仁聚會。

■李普、喬長萍和冰夫先生在家裡查閱《澳華新文苑》刊登的有關文章。

詩評人是詩人的知音——《何與懷詩評集》品賞

丁丁

（接上期）作者也具有敏銳的觀察力。比如關於梁宗岱先生一文，作者描述道，他的“標准”裝著是運動背心、西裝短褲，赤腳涼鞋。好像老見他搖著大葵扇，精神抖擻，急促促地、甚至是雄赳赳地行走，臉龐滿溢紅光，總是開朗明快，笑起來像頑童，坦坦蕩蕩——於是，一幅詩人的肖像馬上映入眼簾。

再者，作者具有敏銳的洞察力。比如，《汪洋灑落的旅程——莊偉傑其人其詩其文解讀》一文中，作者通過觀察、理解、分析，認為莊偉傑生命空間當然有多種元素，但激發他生命各種元素因而決定他就是“這一個”是他的詩性。他整體是個詩人氣質。在說他的書法中，作者認為莊偉傑主張悟性靈性，追求線條的靈動與張力、布局的動靜錯落和諧有序，以及個性鮮明獨標風彩的神韻。作者同時洞察到閩南才子莊偉傑是一個性情中人，狂放有情，其言志抒情，均是出於真心。同為閩南人的我，看了其中經歷，甚覺有共鳴。在評價幾位女詩人時，何與懷博士的洞察力使得女詩人不同的個性一一彰顯。比如，西貝意像中的純淨、簡潔、含蓄、深刻；映霞詩歌中的真誠與愛；張曉燕詩歌裡的痴情與凄美；孟芳竹詩歌的唯美與抒情等等。詩的精華與詩人的個性在何與懷博士的洞察力中躍然紙上。比如，他眼中的艾斯詩作，思想深邃，眼光獨到；他眼中的冰夫雖然年歲漸高，然而老當益壯、才思敏捷、重感情；甚至於“三十年四角愛恨情仇”，在作者的筆下，仿佛成了一部跌宕起伏、激動人心的電影，人物性格鮮明、故事情節環環相扣；又仿佛是詩歌評論文插上了小說體之翼。

三 伯樂與千里馬

一位位好詩人，如一匹匹千里馬，通過伯樂的眼，讓用精神與靈魂制造的方塊字奔騰於紙上。何與懷博士就是這樣一位伯樂，任何的才華都逃不過他的慧眼，只要有緣令他聞到了詩意芳香，便有一方宣紙，載著詩語翩翩飛揚。比如《痛苦是她的詩歌的源泉——試談劉虹人生與詩品》一文，劉虹在手術出院後給何與懷博士發了電郵，附上了一首詩，叫《致乳房》。她問，敢發嗎？何與懷博士說，這正是我最想發的傑作。何博士自信自己的見解不錯，而其詩也不負他的預料，譽滿海內外。劉虹一再強調：“我永遠記得是你慧眼識珠首發的，你是這首作品真正的伯樂！再次謝謝你！”在《生活因你更繽紛——徐月蓮詩集序》一文中，何博士寫道，我主編的《澳洲新報》文學副刊《澳華新文苑》發表了徐月蓮的一組詩。收到了徐月蓮的來信，說看著自己的詩章在貴刊上刊登，心裡激動得淚水盈眶，感謝之情，無法用言語表達。後來，徐月蓮為此作了一首詩，題為《生活因你繽紛》。她說，何博士把她的詩歌整理並發布在《澳洲新報》上，讓她有機會與澳洲悉尼乃至全世界的詩友見面，是她“人生中一大轉折點”！可見何與懷博士這位伯樂為千里馬所作的鋪墊，對詩人產生了多麼大的影響與感動。徐月蓮認為這是“人生的一大轉折點”，可見她對伯樂的感恩之心。甚至是余光中，若是在天有靈，也會感謝何與懷博士的這份心意的。

一雙慧眼，不僅敏銳地捕捉才華，而且對千里馬所流淌的每一滴汗水都進行了細致入微地加以解剖分析，直至千里馬靈魂的來龍去脈形成一條溪流，透過慧眼裡的鏡頭，由遠及近、由整體致細節、由裡至外，全方位地將靈魂及氣息逐漸清晰地呈現於觀覽者的眼簾。例如，《比現代更現代，比寫實更寫實——試談非馬詩歌藝術追求與思想內涵》一文，作者首先即看到了非馬作品中的反逆思考，並對之加以贊賞，認為這種思路開拓了審美與思考的另一空間。“一種反慣性的思維，一種不流俗的新詩意與新境界的追求與拓展”，“非馬的詩歌作品都充滿著強烈的生命感及雋永的哲思，簡介純樸的形式，負載著多重涵義及可能性，常予人以意料不到的衝擊。”這樣的評價擲地有聲，仿佛是對一件意像派藝術品的解讀及高度評價，瞬間將其價值的閃光點呈現於欣賞者的眼中。透過非馬的詩，作者還探測到了非馬詩歌的民族性、現實性、歷史性、思想性。這些價值的體現，不僅是通過詩作內容本身，更是結合非馬本身的個人經歷、背景、思想來挖掘。比如非馬的經典之作《醉漢》：“把短短的直巷/走成一條/曲折/回蕩的/萬里愁腸//左一腳/十年/右一腳/十年/母親啊/我正努力/向您/走/來”，作者認為此詩把醉態十足的寫實與鄉愁無限的寫意巧妙地結合起來，而這種鄉愁與冰封了幾十年的台灣海峽有關，詩中的“母親”，也是祖國，一種內心困境與外界現實阻擾的矛盾與曲折化成了詩人的哲思。由此看，作者不僅是評論詩歌的專家，而且富有正義感與社會責任感、使命感，善於把詩人的文字及思想與民族時代背景相結合，為讀者展現出詩人作品的內涵與價值。之後，作者又看到了非馬詩歌對於民族苦難根源的探問，以及詩作所呈現的普世價值與終極關懷。“終極關懷是對人存在的根本關懷，同時也體現了對人的現實關懷。它與自由、民主、博愛、科學等當今普世價值是相通的，都是超越一切民族、語言、膚色的差異，超越一切宗教、信仰、思想、文化和社會體制的差異，超越一切時代和地區的差異。”非馬一篇篇凝練的詩作之芳，於何與懷博士的筆端，升騰。詩人莊偉傑提到說，非馬先生特地來信給何與懷博士，興奮地說：“深入扎實地評論，把自己較滿意的幾首詩聚在一起評論，您是頭一位。也很敬佩您認真的態度，連詩作發表的刊物及日期都一一詳列。”可見，何與懷博士的這雙慧眼是何等深入人心。

這本評論集的味道如果沒有作者時而幽默、睿智的筆端，那是有點兒沉重乏味的，幸好，幽默是其中的潤滑劑，令對此書的咀嚼多了些趣味兒。比如，作者在描述何首巫的時候，形容他“就像宇宙間一顆星體，突然極度膨脹，發光發熱，幾乎照亮整個天空，卻一下子又熄滅了……”這是何等生動形像又恰當的比喻，一下子就把何首巫的特性展現出來。當作者參加大洋洲華文作家協會第二屆年會以及華文文學研討會時，遇見了孟芳竹，她把她的新詩集《把相思打開》遞給作者。作者寫道，“她看來對我印像不錯，這使我心裡很是發慌，發覺自己形如欺騙。”這話聽來像是對自己的自嘲，卻是一種謙和的幽默，令讀者與作者的心理距離拉近了許多。在闡述冰夫先生的個性時，作者說，冰夫先生熱情豪放，一點也不“冰”，或像人們所言，其實是個“火”夫。這種對比式的幽默，令人不得不記住冰夫大名。

這樣一位伯樂，注意到了千里馬的“篤篤”馬蹄聲，並與之一起，或悲、或喜、或借物言志、或借景抒情、或針砭時弊、或具人文關懷及普世價值。於是，在南十字星空下，有這樣一塊由華夏兒女的方塊字編織成的詩園，在解讀生命與靈魂的路上、在關懷宇宙、人文、社會的進程中，孜孜不倦、策馬奔騰。《何與懷詩評集》，在澳大利亞華文世界中，首屈一指、史無前例。若詩歌之路沒有盡頭、詩評之路也沒有盡頭。我相信，詩評人是詩人的知音，詩人是詩評人心裡的一盞燈。二者互為光亮。

借此機會，賦詩一首，衷心地祝願伯樂與千里馬，於這一方園地，持續地揚香詩意、揮灑詩的獨特之光！

《知　音》

夜 漸漸地
深了
千里馬
把頭埋得
深深地

月光 漸漸地
淺了
你的微笑
在南十字星空下
淺淺的

天 漸漸地
亮了
駐足在千里馬之蹄上的
你的目光
亮亮的

旭日 漸漸地
升起了
觸摸到你目光的
千里馬
心中一縷希望

冉冉地
升起來了

（2020/10/3凌晨定稿）

■2019年6月8日，何與懷博士在樂調圖書館舉辦詩歌研討會。

李普先生生前剪影

▶ 2022年4月17日，李普、喬長萍伉儷和何與懷、趙立江合照於Belmore的Canterbury League Club。這是李普最後一次參加公眾活動。

致《澳華新文苑》

塵埃

方田久旱逢雨，
舊種又棲新地。
發芽的是夢想成真，
綻放的是落葉為泥。

我們在銘記與忘卻中穿行，
繁華的風景與似真似幻的光線
　彙成一種孤寂。
舊日的歡樂先陰沉澱成一縷青煙，
多少日子，
我們流淌在貼滿傷感文字的空間地帶，
一個人，敲打著鍵盤，
寂寞地游蕩在浩瀚的世界裡。

有時又仿佛一條孤單的魚，
偶爾晃動身軀，
讓動蕩的水波化成文字，
等待知音共鳴一首詩的漣漪。

得魚不可忘筌，
這是此時走近我的月落烏啼。
飲水不忘思源，
這是滲入我字裡行間的清澈小溪。
這片陽光，
照心中一紙寒霜春意，
這片熱土，
暖桑田一紙天堂地獄。
還有一半慶幸，一半恐懼。
一句問候，一句咒語。
自由來之不易，民主來之不易。
選票之不易，文明來之不易。
前兩百年播種欲望只為回鄉出人頭地，
後兩百年脫胎換骨志為光明只爭朝夕。

一扇窗口由東向西，
承載一個時代的記憶。
一首真實的，感悟的，勇敢的，帶血的，
美麗的，醜陋的，宏偉的，渺小的，
尷尬的，愚蠢的，卑微的，死去的，
蘇醒的，如泣的針砭時弊，
將是你站在自己的四通橋上，
目光如炬。
為後代，為活著，為生活，
為真理重重地留下一筆。

感謝你新文苑，
為那些無處安放的靈魂，
劃出一畝神聖的哭地。
這裡的每一滴淚都將與日月爭輝，
這裡的每一個字都將立碑銘記。
讀萬卷書 行萬里路，
遠方仍撲朔迷離。
世界真假難辨，人面口是心非，
還好，這裡不收面具。

借你的一張張白紙，
看一出出朝代更替。
一粒塵埃，我寫我的自不量力。
反思來路，
每一個不曾耕耘的日子都是一種辜負。
我們都在努力地活著，
活出自己想要的自己。
難言青春已故，
茫茫一紙荒原。
但願烈士暮年，老驥伏櫪，
壯心依舊，蹄下仍有千里。

（**後記**：這是一扇漢字所剩無幾的窗，還亮著春天的光。我能看見沉默與吶喊的對決，黑夜與黎明的較量。無論現在怎麼活，我們都總將逝去。既然都是向死而生，我決定放棄在聰明中苟且，選擇勇敢和堅強。）